



江国香织

きらきらひかる

那一年，
我们爱得
闪闪发亮

紫式部文学奖获奖作

不管世界变得怎样
只要能和你在一起
哪怕是悲伤
也会闪闪发亮

013067329

那一年，
我们爱得
闪闪发亮

I313.45
742

〔日〕江国香织 著 李炜 李洁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北航

C1675569

I313.45

74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一年, 我们爱得闪闪发亮 / [日] 江国香织著; 李炜, 李洁译.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9
ISBN 978-7-5442-6533-1

I. ①那… II. ①江…②李…③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日本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9657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1-044

Kirakira Hikaru

Copyright © 1991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1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 Tokyo.
Nurui Nemuri

Copyright © 2007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那一年, 我们爱得闪闪发亮

[日] 江国香织 著

李炜 李洁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朱文婷 陈文娟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02千

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533-1
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
录

- 1 浅眠
- 46 融化
- 64 温柔地爱我
- 71 灾难始末
- 100 抛物线
- 110 夜晚、妻子、洗衣液
- 113 奇妙的场所
- 117 清水夫妇
- 133 那一年，我们爱得闪闪发亮
- 244 鸡冠花的红，柳树的绿

浅眠

—

我躺在沙发上，边吃江米条边想耕介，想着耕介的手指、头发，还有走路的样子。

江米条清脆地在口中吱咯咯吱碎掉，吃了一半后我起身拿皮筋把袋子系上，从冰箱里取出牛奶喝。

我不喜欢夏天。夏天，总会想起那些无所谓的事。无所依傍的、感伤的，而且可笑的事。

每当发生浦肯野现象^①，我的心情都会变得奇怪。那种心情介于怀念和焦躁之间，似乎能想起特别久远的事，却又想不起来。

父母曾经大吵过一架。那时我还没上小学，在门口哭着紧紧抱住妈妈的腰，但爸爸硬把我拽了下来，妈妈穿上外出的鞋子出了门。我奔上二楼，扑在被子堆上大哭，几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般号啕大哭。哭够了，声音也完全嘶哑了。我疲惫地抬起沉

^① Purkinje effect，在不同适应状态下对有色光的视觉灵敏度不同的现象。明适应时红色光和橙色光看起来比较亮，暗适应时蓝色光看起来比较亮。

重的脑袋，房间里有些灰暗，寂静无声。我孤零零地摊开腿坐在榻榻米上，眼睛微肿，望向窗外。整个小镇都是一望无垠的蓝色，那空气、那情形让我大吃一惊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。一碰到空气，似乎指尖都被染成了蓝色。带着无依无靠又焦躁的心情，我的手一直伸向窗外。

据说这种蓝色的傍晚叫作浦肯野现象。在驾校里学过，这时视野会模糊，所以要分外小心。

这话说来奇怪，但是我看到了妈妈坐电车的情形。穿着浅蓝色套装的妈妈用车站的公用电话打完电话，买了速冻橘子，坐上开往东京的快速列车，旁边坐着位胖胖的老奶奶。不知为何，在记忆里我的视点位于上方，我轻飘飘地飞在空中，目送着电车远去。然而那段记忆特别鲜明，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垂着头，侧脸很悲伤。

之后父母很快就和好了。后来听说我当时精神恍惚了一个小时，爸爸担心地叫来了医生。

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段回忆，浦肯野现象总让我有些伤感。

同耕介分手一个月了。耕介是位诗人，出了两本诗集，却根本没有大卖。非但如此，我在书店都没见过耕介的书。

“书一次印多少？”有一次我问。

耕介回答：“初版一千本。”又补充说是自费出版。他那一千本诗集到底散落在何处呢，我真的很费解。

我和耕介在一起生活了半年，耕介爱我，我也爱他，我觉得那是单纯的爱。相遇后我们立刻凭直觉理解了对方、爱上了对方。

“实际上很像野鹿的交配啊。”

过了很久，耕介这么说。

我们经常在一家叫“木棉屋”的酒馆约会。木棉屋位于涩谷的后街，是一家又便宜又好吃的小店。我们在那里小口喝着冰过的日本酒聊天，能待上好几个小时。耕介小时候想当寿司店的老板，中学时打篮球把鼻骨打裂了，这些都是在那家店里知道的。耕介平时不爱说话，但喝点酒就有些饶舌，我得以对宫泽贤治、弥尔顿，以及北原白秋和普雷维尔了如指掌。我觉得耕介也清楚离婚诉讼中孩子的处境和现状（这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）。

耕介从没说过他的妻子，他并不是想隐瞒已婚的事。对我们的恋情来说，他有没有妻子都无所谓。这话也许听起来很傲慢或随便。但世上的确存在只能如此相爱的人。

第一次去耕介公寓玩的时候，那个房间井井有条得甚至煞风景，无论从哪儿看都没有家的气息，所以当他说“我老婆现在不在家”时，我有些错愕。

“哦？她在哪儿？”

“长野，回娘家了。”

“哦。”我又说了一遍，话题就此打住。

“你离合器踩得不好啊。”教练在副驾驶座上说，“不能再流畅些吗？其实我很想用手按你的腿靠感觉来教你踩离合器。不过要是这么干的话，会啪唧挨你一巴掌吧。有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哪，莫名其妙地误会别人。我这边明明是出于好意。哈哈哈哈哈。”

教练声音空洞。这人特别能说。

信号灯变成红色。踩下离合器和刹车，挂到低挡。“哦，这次刹车不错，先用发动机制动，然后慢慢踩两下脚刹。会很轻松地静静停下来。嗯，你只有刹车做得挺好。”

我含混地笑笑，附和了一声。冷气开得那么足，教练还是满头大汗，一直用皱巴巴的手帕不停地擦脸。

和你分手的话，我要去考驾照。我这么说的时侯，耕介说“别这样”。那是初夏，我扑通坐到床上，喝着耕介沏的抹茶。午后的风从窗外沙沙吹来，耕介在床上看书，我们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如此在床上度过。

我问：“你知道特蕾西·查普曼那首《快车》吗？”

耕介仍旧埋头看书，回答说不知道。我把茶杯放到地板上，钻上床，堵住了耕介的嘴唇，让起泡的嫩绿液体滑进去。

“喂，打方向灯！左转啊，左转！”被焦躁的声音催促着，我在十字路口左转，驾校的大楼立时出现在眼前。

“嗯，先给你盖个章吧。”停下车，教练擦着汗说，“踩离合器要注意啊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剩下的基本都还好，最主要的还是得熟练。”

“好。”

说完“谢谢您”，我下了车。盛夏的骄阳射向头顶。

我在大厅的自动售货机买了冰咖啡，坐在沙发上喝。冰冰的，嗓子很舒服。暑假期间驾校学员爆满，占据一角的电视里正在转播高中棒球赛，周围聚集了很多人。

在电脑上预约完下次练习后，有人捅了下我的肩膀，是阿彻。这男孩子个子高得吓人，晒得黝黑的肌肤同橙色的 Polo 衫很相配。

“你好！”阿彻说，“我觉得可能是你，但想要是认错人就窘了。”

幸好没搞错。”

看着阿彻笑逐颜开的面庞，我想这男孩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。

正值梅雨期，下雨的清晨电话响了，耕介接了电话。我身上裹着被单正睡得迷迷糊糊，朦胧中听到耕介说“那我等你”，然后挂了电话。耕介回来时双脚冰凉，我翻了个身，听到他点上烟说：“下周，我老婆说要回来。”

我没说话。混杂着雨声，自行车停下的吱吱声传来，我围上被单奔向窗口，看到总来收钱的送报生从盖着塑料布的车筐里抽出一份报纸，便打开窗户。“送报纸的！”

男孩抬起头，在雨中眯着眼睛看我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麻烦你上来一下，有事！马上就完，二楼最边上，二零七！”

我喊完后关上窗，拨开沾在脸上的头发。耕介无奈地熄了烟。

送报生很快就来了。门铃响起，打开门，他站在那儿，黑色的雨衣上还滴答着水。

“进来，把门关上。”

男孩乖乖按我说的做了。

“喂，说‘你别走’！”我冲卧室喊道。

“是跟送报纸的说，还是跟你？”

耕介连肩膀都用被单裹着走了出来，样子很滑稽。

“当然是跟我。”我说。

“喂，男人通常不是只围下面吗？你这样像个晴天娃娃。”

耕介似乎毫不介意，仅仅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说‘你别走’！”

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但耕介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很为难地注视着我。

我光着脚走到门口，用力吻了一下送报生，吻得很痛。他的面颊被雨淋湿，凉凉的，嘴唇却很干。

“这是聚会的邀请函。今晚，嗯，七点可以吗？带上女朋友来吧！”

看着傻傻站着的送报生，我心想他再惊慌失措些多可爱啊。

“一定要来啊！”我甜甜地笑着。

“你说的事，就是这个？”

送报纸的男孩嘟囔着，眼神感觉像是在走廊罚站的不良中学生，直勾勾地盯着晴天娃娃般的男人和女人。他的名字就是彻。

那晚的聚会，阿彻没带女朋友，而是带来了弟弟。弟弟叫冬彦，我们一起吃外卖比萨，一起喝发泡苹果酒，没有卡拉OK设备，却热情洋溢地高唱《港口布鲁斯》和《船歌》。

耕介似乎特别喜欢冬彦，因为十六岁正上高二的冬彦是棒球队的队员。听说耕介以前也是棒球少年。我对棒球不感兴趣，但觉得冬彦的小寸头很不错，感觉很清爽。

“我们不像吧？”

阿彻问得很唐突。我回答：“是啊，完全不像。”

“你喜欢哪个？”

阿彻的表情似乎在调侃，目光却极其诚恳，让我感觉不能敷衍。

“谢谢你今天过来。”

我坦诚地说。这两个男孩要能永远记住今晚该多好啊！我觉得，他们是我与耕介这半年共同生活的天真无邪的见证人。

很热闹的夜晚。大家都只是微醺，很舒服。耕介和冬彦一直在聊棒球，我想象着像冬彦一样剃着寸头的十六岁的耕介，尽管面前的耕介已经三十二岁，有点肚子了。

“现在到哪个阶段了？”阿彻问我。他正坐在驾校旁边汉堡店的露天座位上，啃着照烧汉堡。

“第四阶段。”

我出神地看着年轻而食欲旺盛的阿彻回答，他的托盘上还摆着炸猪排汉堡。

“那你已经能开上普通的路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把纸巾递给阿彻，他擦掉沾在嘴上的沙拉酱。

“阿彻你是来学摩托？”

“不，四轮汽车。我已经有两轮摩托的驾照了。”

“你没跟别人说你十七岁？”

“驾校可以从十八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开始上呀。”

说着他把学车单拿给我看。学车单是由驾校每小时盖一次章的白纸，类似考勤表，但他的是绿色的。他说只有十七岁的人是绿色的。

“你还在送报纸吗？”我把学车单还给他，问道。

“老爸要给我买车，我想至少自己付首付，所以除了送报纸也在打别的工。”

吃完照烧汉堡，阿彻喝了一口可乐，又缓缓吃起炸猪排汉堡来。

我在那儿只住了半年，没想到却有很多行李。毛巾或睡衣之

类我都不喜欢借用别人的。连红茶和糖果这些无所谓的东西也统统塞进包里，因为耕介不可能买香草茶或彩虹软糖，这些东西都不能留下。我存在的痕迹，必须从这个家里完全抹掉。

阿彻是在我与耕介一起生活后开始送报纸的。他每个月来收钱时，看到是耕介的夫人付那三千一百元，究竟会怎么想呢？我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茫然地想。

喝呀唱呀一直闹到黎明，我收拾完行李已经过了八点。外面天色大亮，我注视着耕介的睡脸，不是很帅气，似乎有些疲惫，但我依然觉得可爱得不得了。我把面颊贴在耕介的胸口上，听着他心脏的跳动，然后轻轻在旁边躺下。但仅仅躺了十五分钟，我打算趁他睡着的时候离开，没钻进毛毯里。

那间卧室有两张一米二宽的床，但我一次都没在夫人的床上睡过，所以耕介不知不觉已经习惯在床的一侧睡。那天，耕介也只占了半张床，很憋屈地睡在左边。我在耕介床上右半边“我的地盘”上躺下，闭上眼睛感受近在咫尺的他。晴朗得几乎目眩的清晨，我没有那么悲伤。爱情的结束很悲伤，但我们之间的爱还完好地存在，所以我觉得没必要伤心。

“你弟弟好吗？”

我喝着香草奶昔问阿彻。

“嗯，很好。他在车站前的音像店打工。”

“音像店？南出口的？”

“嗯，我表哥开的。”

南出口的音像店总让人感觉颓废不堪，似乎现在还会卖些什么 Candies 组合、Pink Lady 组合的唱片，很不起眼。在那种地方

打工倒挺符合冬彦的感觉，我笑了笑。

“要想钓到女人，”阿彻忽然说，“听说在她和男人分手后是机会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

和之前一样，那语气听不出来是调侃还是认真。

“是啊，谁知道呢。”

我淡淡地笑了笑。这个男孩，有时会摆出一副成熟得吓人的表情。

我喝光了香草奶昔，拿着托盘起身，阿彻嘴里塞满了汉堡，含混不清地说“我骑摩托来的，送你吧”。

二

门铃响了，开门一看是梨花。

“真是的，小雏，你干什么呢，灯都不开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到了傍晚。

“给，这个，毛豆。”

梨花忽然递给我一包裹在报纸里的长长的绿东西。

“哇，好美的晚霞！小雏，你关着灯在看晚霞吗？”

我就权当如此了，的确，窗外的晚霞绚烂得近乎恐怖。

梨花是在和歌山时结交的密友，自称是我的监护人。

“这间公寓虽然小，但窗户很叫人神往。”

“我就是因为这窗户才定下来的嘛。”

这间屋子西侧和南侧都带很大的窗。

我们煮好毛豆，仍旧没开灯，在窗边喝罐装啤酒。

“好美啊！”梨花感慨地说道。

说实话，我不怎么喜欢晚霞，太煽情了。但是看着梨花侧脸的剪影，我心想她同晚霞很相配啊，晚霞这东西也许同善良的人很配。

“喂，小雏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小雏你好厉害啊。”梨花低声说道。

“你这话在说什么？”

我很清楚梨花想说什么。每次恋情结束，我都没有她那如世界末日般大哭的激情。

“我觉得你好帅啊。”

“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
梨花嘻嘻笑了。“小雏，今年夏天你也不回家吗？”

“这次再不带你回去的话，我会被阿姨训哦。”她说，“你不是一直没回去过吗？”

“在电话里经常聊天，不用了。”我打开灯，“吃完晚饭走吧？我现在做点什么。”

“阿姨好可怜。”

说来梨花以前就和我妈妈感情深厚。每当有什么事，比如剪了头发或者父母给买了新衣服，她都“阿姨、阿姨”地叫着来给我妈妈看。

“这回你要回去多久？”我把青椒切成大块，问道。

“从后天起，两周。”

“哦。帮我跟大家问好。”

“小雏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不要放圆葱啊。”梨花说。

“驳回！”

我从厨房大喝了一声，梨花又叫了一遍我的名字。

“你和别人同居的事，要是让阿姨知道会很惨吧。”

今晚的咕咾肉里没放圆葱。

不用梨花说，我也对自己的冷静感到匪夷所思。虽然和恋人分了手，我这一个月却精力充沛。耕介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呢，连想想都那么快乐。我带着甜甜的苦涩，像在看毕业相册般回忆着半年来的种种。真想让一切直接沉到记忆的谷底，瞬间冻结。

契机是音像店。炎热的一天，我戴上麦秸编的大檐帽出门散步。盛夏正午的住宅区没有人，很安静，空气看起来飘忽不定。我一个人大步走在时间如同静止的住宅区里。

好像西班牙啊。据说西班牙这个国家，无论谁都会午睡。所有人都在午睡的西班牙乡下小镇一定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想象着从没去过的西班牙，想象着那炫目而干爽的风景。

冬彦正在柜台里，身穿T恤加牛仔裤，围着米色围裙，脑袋依旧是剃得完美的小寸头。

“你好。”

我站到收银台前说，冬彦表情很惊讶。背景音乐播放的是田原俊彦的歌。

“啊，你好。”

“还好吗？”

我借口说是从阿彻那里听说这儿的。再次环顾店内，无论是黑胶唱片代替CD唱主角的陈设，还是张贴海报的品位，都实在

俗不可耐。

“木岛小姐，你住在这附近吗？”

问完，冬彦慌忙有些尴尬地补充：“嗯，那个，不是木岛小姐……”

冬彦的表情似乎真的很尴尬，我很内疚，竟让这样一位可爱的少年顾及我的感受。

“我叫雏子。”

不知为何，我不想说姓。我那时是雏子，现在依然是雏子。

“你休息一下吧。”长着胡须像是店长的人说。

在车站前那家水果店二楼的咖啡店里，我们喝了冰咖啡。我在桌旁摘下帽子，冬彦一脸认真地说：“雏子小姐，你夏天皮肤也好白啊。”

我回答：“我又不是变色龙，皮肤颜色不会频繁地变来变去。”

但是，冬彦的话让人莫名地感觉好新鲜。我以前就讨厌晒黑，时至今日依然喜欢戴已过时的麦秸帽，但冬彦一定十六年里每个夏天都晒得如此黝黑，也一定深信夏天就是这样。这是多么令人愉悦的深信啊！冬彦十六年的人生，同我二十二年的人生截然不同。

“每天都打工吗？”

“嗯，除了周二店里休息。”

八月没有社团活动又很闲，而且有钱总比没有好。冬彦接着说。

耕介经常说，钱这东西没有更好。我觉得他说的是夫人娘家给的数额不菲的“援助”。但若是没有的话，心血来潮才在志同道合的人出资创办的商业杂志上写点诗的耕介，不可能在三室两厅的高级公寓里活得随心所欲。

“我想像宫泽贤治一样活着。”

在木棉屋喝酒时，耕介曾很认真地说。我陶醉地回忆着他的侧脸。但耕介不是宫泽贤治。

“好热啊。”冬彦说。“是啊。”我回答，接下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我觉得笨拙是只属于少年的特权。耕介的十六岁，一定也是这种感觉吧。

“差不多该走了。”冬彦说。我拿着账单站起身，故作成熟地说：“打工的时候好好干哟。”

冬彦出了咖啡店，还很好笑似的嘿嘿乐着。欠了他两份单价四百日元的冰咖啡的钱。忘了拿钱包，真丢人！

“你要笑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冬彦不笑了，唯有眼睛还是在笑。迟迟的午后，商店街依然炎热，我把嗒吧嗒往回走，后背似乎感受到冬彦目送我离开的视线。

那天夜里，我发现了一个让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自己。

晚饭后，我特别想喝桃子果肉饮料，趿拉着凉鞋去了附近的便利店。七月的夜晚湿润凉爽，淡淡的月亮轻柔地冰镇着夜空。我不是狼女，但从很久以前起一沐浴到月光就能恢复元气，心情静静地平复下来。我做了个深呼吸，空气里带着湿意，深夜宛如海底。

在第一个拐角左拐，走了一小会儿就来到水田。我以前喜欢眺望夜晚的水田。娇嫩的绿色波浪让风清晰可见，那是使人屏息静气的美丽。我停下脚步，双手插在背带裙的口袋里，一时出神地望着这风景。